

躺在林新婚不久的床上，他睁开眼，还很难相信是不是梦。赤条条美好的林就这样俯视他，教会他成了个男人。是林把他从客厅引到回廊尽头她这卧室，厚厚的绒窗帘垂地，只开了一盏罩上菊黄灯花瓶式的高座台灯。林让他坐在书桌前，从抽屉里拿出一大本烫金边的照相簿，翻开的全是她在北戴河新婚旅行时她丈夫给她拍的照片，无袖开领的连衣裙露出手臂、肩膀和腿，或是湿漉漉的游泳衣贴住身躯。林此刻就俯身在他身边。他感到她的头发丝撩在他脸上，便转过身抱住这细巧的身腰，脸贴在乳房上，闻到她身上温香的气息，急急忙忙拉开她脊背上连衣裙的拉链，把她翻倒在弹簧床垫上，狂乱吻她，从嘴、脸到颈脖子，到扯开胸罩露出的乳头。这正是他梦寐以求的，急躁得不行，把那市面上买不到的精致性感的内裤也扯坏了，却勃起不了，无法进入她身体里。又是林叫他别紧张，说这么晚她父母睡觉了，不会到她房间里来的，她丈夫那尖端武器研究所远在西郊山里，军队纪律严格，不到周末回不来的。他突然又憋尿了，林套上裙子，赤脚出去，立刻拿了个脸盆回来。他还去插上门栓，在搪瓷脸盆里撒尿那么响，都令他觉得像做贼一样。随后熄了灯，林帮他脱了鞋袜，让他光身躺到床上，盖上被子，像他少年时梦中的一个女孩，一位耐心照看他的战地护士，那坚决而柔软的手在擦拭他流血的伤口。他才突然勃起，翻身压住这生动活泼的女人，做成了他生来还没有过如些重大的那事。

天将亮之前，他从林的房里出来，院里四下漆黑，一棵老柿子树顶上方天空墨蓝。林悄悄挪动门杠，厚重的大门吱呀一声，开了。他侧身出门，回头见镶满一颗颗铆钉老旧的大门合上缝，便推车走到胡同当中。他不急于骑上自行车，听着自己的脚步穿过一个又一个胡同，不想就回去。同屋的老谭要是问起，还得费口舌编排。大街上，脚步声被都市正在苏醒的种种声响渐渐掩盖了。农民运送蔬菜的骡马车，柏油路面上铁掌声清脆，油饼豆浆铺子鼓风机呜呜响，空荡荡的头班无轨电车呼啸而过，前前后后的自行车和行人也越来越多。他深深呼吸，肺腑舒张，那种清新令他十分快意，体味到一种恬静的自信。

中午，在机关的大饭厅他见到林穿了件长袖衫，还系了条纱巾，把衣领子都扎起来。坐在一张饭桌上的同事走开，林瞟他一眼，悄悄说了句：“我脖子弄紫了，都是你嘬的。”随即抿嘴一笑，并没有责怪的意思。

他很难说是不是爱林，却从此贪恋那姣美的身体。他们又一再约会，可他不能经常上林家。要是她父母在，还得恭听他们对国家大事发表感慨，少不了一番教导。他得在老人面前表现良好，好像他也是革命后代，顺应他们说些言不由衷的话。直到两位老人打哈欠，离开客厅，林才递过眼色，同他说些机关里的屁事，熬到她父母那边房里的响动平息，他起身，大声说几句告辞的话。林同他一起出了客厅，到熄了灯的院子里，他再悄悄折进回廊，靠在廊柱后，等要把客厅和她自己房里的灯一一关了，再暗中溜进她房里，彻夜尽欢。

可他宁愿同林在外面约会，公园里或城墙跟下，紫丁香和迎春花丛里，把上衣铺地上，

再不就靠在大树上，站着匆匆野合。要是林的丈夫到军事基地出差，星期天一早，两便去郊区八大处的山洼里，待上一天，直到斜阳西下，晚风飏飏，在暮色中摸索下山，赶最后一班公共汽车回城。有时乘火车去更远的西山，在发现北京猿人的门头沟，或随便哪个只停一分钟的小站下车，带上些吃的，爬到个望不见道路的山头背后，在太阳下，呼呼的山风中，尽可放肆。只有这时，躺在荒草中，望着空中飘浮的云缓缓移动，没有顾虑，没有风险，男欢女爱，他方才感到自在。

林比他大两岁，一团烈火，爱得炙热，有时甚至丧失理智。他不能不控制自己，林敢于玩火，他却不能不考虑可能的后果。林无意同丈夫离婚，即使提出同他结婚，林的父母也不可能赞同，接纳像他这样平民出身连个共青团员都不是的女婿进入这革命家庭。再说，林的丈夫有军人家庭的后盾，要告到他工作单位去，惩罚落不到林的头上，遭殃的只能是他。那时候林也会清醒，不可能同家庭决裂，丧失掉这优越的地位，同他去过小百姓的日子。那时候，在婚姻法之外，又有了新规定，机关职工得年满二十六周岁才许可结婚登记。日新一日旷古未有的新社会，爱情和婚姻都是为革命，当时的新人、新事、新电影就这样宣讲，公家发的票，还不许不看。

一天，局长办公室的秘书越过科长、处长直接找他，要他立即去主任办公室一趟，他便明白绝非是工作上的事。主任王琦同志，一位中年女人，持重而慈祥，坐在宽大的办公桌后面，办公桌大小也表明干部的等级。王琦同志起身，把办公室的门关上，更表明非同寻常，他立刻紧张了。主任居然让他坐在长沙发上，自己拉过张皮面的靠背椅，特意表现出为人随和。

“我工作很忙，”这也是实在话。“没有时间和你们这些新来的大学生们谈谈心，来这里工作多久了？”

他作了回答。

“习不习惯机关的工作？”

他点点头。

“听说你很聪明，胜任工作也快，业余还写作。”

主任什么都知道，都有人汇报，接着便告诫道：“不要影响到本职工作。”

他又赶紧点点头，幸好还没人知道他写的什么。

“有女朋友没有？”

这便切入主题，他心立刻跳起来了，说没有，可霎时感到脸红。

“倒是可以考虑，找个合适的对象，”强调的是合适，“但结婚还太早，革命工作做好了，个人生活问题就好解决。”

主任说只是随便谈谈，语气始终那么安详，可这谈话也在做革命工作。主任并非同他闲谈，起身开门之前，便点醒他：“我听到些群众反应，你同小林的交往过于密切，要只是同志关系，又在一起工作，没什么不可以，但也要注意影响。组织上关心你们年轻人健康成长。”这组织当然是党，主任专找他谈话自然也代表党的关怀，又说到林：“她很单纯，对人热情，不懂世故。”

事端当然出在他身上，要是出事的话。这场不到十分钟的谈话便到此结束，还在文革爆发之前，主任的丈夫还没打成反党黑帮的干将，王琦同志本人也还没被打成反党分子，还在组织委派的要职上。这暗示也好，提醒或警告也好，都已经很明白了。他当时心砰砰直跳，觉得面孔发热，久久平息不下来。

他决定同林断绝关系，下班时在楼下等她过来一起出了大楼，他知道会有人看在眼里，他需要挑战，但这种挑战又自觉无力。他们推着自行车沿街走了许久，他终于告诉林这场谈话。

“这有什么？”林不以为然，“谁要说，去说好了。”

他说她可以没什么，可他不能。

“为什么？”林站住了。

“这是种不平等的关系！”他说出了这句话。

“为什么不平等？我不明白。”

“你当然不明白，因为你什么都有，我什么都没有。”

“我愿意呀！”

他说他不要恩赐，不是奴隶！他其实要说的是这种难堪的处境，希望过一种心地光明的生活，一时却说不清。

“那么谁把你当成奴隶了？”

林在路灯下站住了，两眼直勾勾望住他，引起过往行人注意。他说去景山公园里谈。可公园九点半便停售门票，十点关门。他说他们很快就出来，看门的总算让他们进去了。

往常约会，他们一下班就骑车赶到公园，上山找个不在路边的树丛，看得到一城灯火，林可以从容脱去连裤丝袜，这也是她特别招人之处，这种奢侈品那时只有出国人员服务部才供应，一般商店里买不到。他们已经没时间上山，只在进门不远路边的一棵大树的阴影里站住。他想应该同林说个清楚，这种关系就此结束。可林哭了，他不知所措，双手捧住林的脸，用手掌抹去眼泪，林却越哭越加厉害，出声抽噎起来。他吻了她，俩人拥抱着在一起，恰如一对伤心断肠的情人。他又止不住吻她的脸蛋、嘴唇、劲脖子，她奶和小腹，广播喇叭响了：“游园的同志们请注意！”

那时候公园里都安上高音喇叭，一广播便声震耳膜。节日里，从早到晚用来高唱革命歌曲，平时夜间关门驱逐游客也用。

“游园的同志们请注意！时间已到，马上要清园关门了！”

他扯破了她裙子里的连裤袜，他想这是最后一次。林也紧抱住他，浑身哆嗦得不得行。但这并不是最后的一次，只不过在机关里他们互相不再说话。下一次约会得分手前说好准确的地点，在哪个墙角，或树下路灯照不到的阴影里碰头。一上路，便分别骑上车，前后间隔一、二十米以上。越隐秘，越具有偷情通奸的意味，他也就越加明白这关系早晚得结束。